

简明恋爱指南

A Simple Guide on Love

栾东

2007年2月完成 原载 levelup.cn

TEXT 1

那个夜里，为了不被寂寞和欲望吞噬，我一个人对着电脑喝了几杯，一面吃花生，一面观看A片。我扯了一段卫生纸，刚要开始打飞机，一起租房的同事突然敲门，邀请我吃夜宵。我提上裤子，开门，礼貌地拒绝了他，再关门，回到座位上，集中精神，点击继续播放按钮，却发现电脑死机了。Windows已然停止响应，只等光驱返回就绪信号，光驱兀自努力地读取那张“东亚中出精粹 Vol.6”，从指示灯就看得出，它尽了全力。显示器上零星分布着静止的马赛克，女人双腿大开，脸部扭曲，两只手被一个黑乎乎的男人拉住，屁股正在那男人的胯下努力迎合，男人牙关紧咬，眉头深锁，一脸恶毒的沉醉，正在为延缓最后决堤的到来而努力。

我离开椅子，站起来远观显示器，那画面像一个猎户正在给一只白嫩的母鸡褪毛。

我失掉了手淫的兴致，但又不甘心就此作罢，于是换过衣服，拔掉主机箱的电源，去了熟悉的一家酒吧消费。

之后约了一个女孩来到旅馆，我先洗了澡，躺在床上，怀着轻松的心情，期待着未来的几个小时。

洗漱间里，女孩曼妙的身材透过毛玻璃时隐时现，细细的水流打在她的身上、浴缸的边沿和地面上，变换着声响，让我想象着里面发生的动作。

我是三个月前认识她的，一个偶然的机，在那家酒吧。

看得出来，她当时在和一个男孩喝告别的酒，先是悄然落泪，又放声大笑，男孩后来愤然离去，她一个人继续自斟自饮，喝醉了，问邻桌的我，愿不愿意送她回家。

舞池的灯光彼时恰好从她脸上掠过，红、黄、绿、蓝、紫……快速地移去，最后留下暗暗的灰色。她的身段很迷人，脸蛋十分漂亮，睫毛长长的，妆化得非常浓，不必要的浓，由于经过了泪痕而显出几分高贵的脆弱。

我答应了她。

“靓仔，你居然没有车？”我把她扶上出租车的时候，她这样问我。

我没有回话。

“想不想，跟我交配？”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我被她问得笑了，只是笑她的用词。我承认自己有这样的冲动，并为这种冲动终日寻寻觅觅，但我又害怕这是某种悲剧的开端，于是继续保持沉默。我伸出手搂着她，她没有拒绝。

“靓仔，带我回你家吧。干我肯定比干你老婆过瘾多了——你可别……”

别……生气。我还没被男人动过呢，但我肯定……不会喊痛，包你……满意。”
司机听得笑了，顺手把车窗打开了一些，让夜风吹散她散发在车内的酒气。
“要不要我嘛？”

“Well would you mind talking about this later…”我说了一句英文。

“神经……神经病。”她说。她挣开我的怀抱，把脑袋靠在了车门上。
最后，出租车停在她指定的位置了——但那是一间旅馆，而不是她的家。
下车后才知道她吐在了车里，司机要我额外支付 100 元清洗费用，我照办了。
303 号房。她伏在我背上时这样说。

她并不重，乳房压在我背上的感觉又很舒服，我没有废话，把她背进电梯，
来到 303 房门口。服务员简单看了看她出示的证件，便帮我们开了门。

我扶她喝水漱口，然后让她平躺在床上。她半闭着眼睛，妩媚地看着我，小巧的嘴唇微微张开，透出诱人的粉红。

“靓仔。”她说。

“我讨厌这个词。”我说。

“嗯，哥哥，你真的不想要我？”她春意绵绵地问。

可以想象，这房间原本她和那个男孩订的，后来男孩在酒吧弃她而去，不知此刻身在何方。我看着她露在短裙之外紧致修长的美腿，想到刚刚肌肤相触时的美妙感受，开始了历时 2 秒的思想斗争。

2 秒钟后，我决定，遂了她的意思。我承认我想干她，而她此时也想被我干。我们都如此空虚，以至于那么想要肉体上的快感。我想象着我和这个女孩一起，被爱情的王国放逐，在逃亡的路上相遇，无法也不想克制那种与生俱来的欲望，于是疯狂地做爱。

也许事毕她会要求我付费，我希望她这样要求，那会极大地简化我们之间的关系。

“倒是想。”我说，“不过……这算不算乘人之危？”

“来，陪我去洗澡。”她朝我伸出手臂，干脆不理睬我的问题。

我咬咬牙，伸出手，拉她起来。

我扶她到浴室，发现她醉得并不很厉害，她用迷离的双眼看着我无辜的样子，要我帮她宽衣。

这是夏天，她穿得很少，我脱掉她身上的几件叫不上名字的装饰意义远大于遮盖意义的服饰，为她拉开薄薄的文胸。她洁白无瑕的双峰在我眼前跳出，两点微微的红晕随着她的呼吸起伏。她站起来，自己脱掉了裙子，慢慢褪下白色的内裤。

她喘息着，俏脸微红，假装不害怕我的目光，倒显得比我还紧张。

我惊诧于她的体型之美，惊诧于这美之中包含的一点脆弱，好像差了这一点就达到完美——而差的这一点，只是少女尚未褪去的柔弱，是尚未完全绽放的娇艳。

她嫣然一笑，身体轻轻地摇晃，我怕她摔倒，伸手扶住了她。她顺势投入我的怀中。

面对这件上帝的杰作，我欲火焚身，却又感到强烈的自卑。

我狼狈地决定，不跟她同浴。

我帮她脱得一丝不挂，拥抱着她，然后帮她打开喷头，让她冲澡。

我回到床上，大字形躺下。像此刻一样，在那个夜晚，我听着她在卫生间里冲澡的声音。

她迟迟没有出来，我戴上随身听的耳机，一曲音乐播放完毕之后，我萌生了独处那个夜晚的想法，我想起身离开，这个想法让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完全无法战胜爱欲，可耽搁了一会儿，那种冲动又把我留在了床上。

她出来时披着白色的浴巾，她来到床前，闭上眼，解开浴巾，向我展示美丽的身体。我脱掉衣服，拉着她躺下，我们躺在一起。

我搂着她，轻轻抚摸她弹性十足的柔软的胸部，靠近她，亲吻她红晕的脸颊。

这时候，她突然问：“你这样跟我睡，可对得起你老婆？”

“我还没有老婆。”

“是处男？”

“不是。”

“嗯。不是最好，我还没有经验，你来吧。”

我刚要把手向下移，她又问：“你经常跟素不相识的女人干？”

“也不是。”

“在我之前，至少有一次是？”

“是的。”

“干完之后，心里会不会难过？”

我料不到她会问出如此有深度的问题，不由清醒了几分，对她刮目相看，我说：“有时候会。毕竟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性爱，还有感情。有时候会渴望感情，相比做爱，有时候更渴望感情。”

“但不会是今晚，是吧？”

“嗯……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喜欢我？”

“会。”这个肯定的答案脱口而出，连我自己都有点相信。

“我知道是假的。”她轻轻说。

我像电影中表演的那样，吻她的全身，用舌尖感受她渐渐地温暖、湿润和饱满。她紧闭双眼，尽力地配合我。

我坐起来，分开她的双腿，她急促地呼吸着。

动人的一刻终于来临，我握住我的弟弟，让它慢慢地进入她的身体，尽量保持匀速，她的臀部绷紧，双手紧紧地抓住床单，整个过程中只哼出了两声。

她的下唇被咬出一排牙印。当我停留在她体内时，她抱紧我的腰部，不让我离开；而当我要再次进入时，她又下意识地推开我。她睁开眼，睫毛上沾着泪，她看着我，害怕地摇头。

我有点心软，想要放弃，我说：“要不然……”

“不！不！你来吧。”她用手背抹去眼角的泪，再抓紧床单，冲我甜甜地一笑。

我觉得这笑容中不乏凄苦，无法为其所动。她见我没了反应，便咬紧嘴唇，主动挺身跟我结合，我没有躲，我们又交融在一起，她看上去痛得厉害，紧皱眉头，侧过脸去。

我开始小心地运动，她似乎开始感受到那种要命的快意。我俯身吻她，我们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她重新闭上眼，任我肆意地折腾。

直到最后，我们都没有分开，我们拥抱在一起，良久无语。

“好痛……”她突然说。这声音有一点点沙哑。

我抱紧她，什么也没说。

她用两条腿夹住我的左腿，上身努力靠近我的胸膛，在我怀里睡着了。

我很疲倦，伸手关掉了壁灯，却没有睡意。

到了后半夜，明月当空，我轻轻推开她，下床拉开窗纱，让地上洒下月亮赏赐的银光，现出清冷的美丽。

我倒了一杯水坐在沙发上喝，借着月光，我看到她的嘴边挂着一点点满足，眼角还有未干的泪。她均匀地呼吸着，一种动人至极的恬静。

我喝完水，轻手轻脚地回到床上，再次抱紧了她，困意终于袭来，我也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穿好了衣服，在床边看着我。我有点不自然，清一清嗓子，问她：“嗯……感觉怎么样？”

“那里感觉很胀，麻麻的，现在还难受，走路的话，会有一点痛。”

“但是还想要？”

“唔……现在肯定是不成啦。”

“未必。”

“你这个坏蛋！”

“帮我穿衣服？”

“原来你这么坏。”

“一般坏吧。”

“非常坏。”

“快帮我穿衣服。”

于是，她伺候我起床穿衣，我去洗漱完毕，之后我们坐在床上，面对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叹息着说。

“呃……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

“嗯？什么？你……怎么会这样想……嗯，不行……”

“好吧。”我自嘲地笑一笑，问，“那么，你要我……付费给你？”

“什么？”

“付费……就是你……你要钱？”

“嗯……嗯。”

“好吧。可以刷卡？”

“哦。嗯。可以。”

“可以信用卡分期付款？”我打趣道。

“什么是分期付款？”

“算了，我一次刷给你吧。开个价？”

“你看着给吧。”

“这……也好，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提款给你，顺便帮你买点早餐。”

“嗯。”她无精打采地应道。

“那么，我去了？”

“我会怀孕吗？”

“这……要问你自己，你上次 MSN 什么时候？”

“什么？”

“Menstruation. 就是那个。上次什么时候？”

“嗯……刚完吧。”

“那应该 OK，不会怀孕的。”

“是吗，但我从来不准。”

“没有哪个女孩是准的。”

“你这么有经验？”她不无嘲讽地问。

“一般。”我站起来，说：“等我回来吧。”

我在附近的提款机为她提了 5000 元现金，这是单卡的当日最高取款限额。5000 元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占到我的“净总资产”的 1/6，我告诉自己，是提款机限制了额度，否则我可以支付更高，甚至全部。但也许我在潜意识里衡量过，用我 1/6 的“财富”购买昨夜的经历，是一个等价交换，也许我只是羞于承认自己的庸俗和卑劣。

我买了面包和牛奶，顺便买了一盒两片装的毓婷。

我们吃过简单的早餐，我把钱和毓婷留给她，她在我怀里又哭起来。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背，不知道该说什么。

退房时，她问我：“你是不是很有钱？”

我说：“恰好相反。”

她看着我，说：“留个联系方式吧。”

我想说：这样下去我是消费不起的，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我的手机号码。

我们在旅馆外的阳光下简单地拥抱，然后分开了。

TEXT 2

没错，那是三个月之前的事。后来，她开始频繁地联系我，却拒收我的人民币。

三个月里，我们见面无数，做爱无数，她渐渐从忧郁变得开放，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好像要拼命享受一种为时不多的偷来的日子。

在我而言，所谓寂寞，无非是一种心灵和身体共有的欲望。一种做爱的欲望、相爱的欲望。我喜欢跟女孩做爱，也愿意跟一个合意的女孩相拥而眠，至于相爱，这个单词在我的词典里失效很久了，我已经忘了它的定义。

我们甚至没有问过彼此的真名实姓，她要我叫她小静，我说我叫大熊。我们还住那家旅店，几乎每次都在同一个房间，直到现在这个夜晚。她从熟悉的洗漱间里出来，扔掉浴巾，爬上床来，躺在我身边。

“你上我的时候那么生猛，为什么不好意思跟我一起洗澡？”

“也不是特别生猛吧。”

“我问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跟我一起洗澡？”

“也不是不好意思吧。”

“是怕勃起之前让我看到它很小的样子，会瞧不起你？真是，我又不是没见过，再说，如果我不能让你勃起，该是我的责任，你害羞什么？”

“你说到哪里去了……”

“猜嘛，只是想知道。”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

“不习惯和女孩一起洗澡，可能是因为我体型不好吧。”

“怎么个不好法？”

“偏瘦。你看不出来？”

“那我就很胖么？我身高 166 厘米，体重 45 公斤，我在你眼里很胖？”

“不胖……”

“那为什么……”

“拜托，换个问题可以么？”

“好。嗯……”她转了转精灵的眼睛，媚然道：“你们男人，进去之前，最后的一个瞬间，心里都想些什么？”

“这……还真没有特别记住过。”

“真的？”

“真的。”

“那一会儿……完了之后，你要告诉我你想的什么。”

“这个……好吧。”

“那如果你不爱这个女孩呢，进去之前，是想真的好好地爱她，还是只是想狠狠地干她？”

“应该是后者吧。”

“那你对我就是这样咯？”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吧？不是可以满足你？况且，我也没说不爱你。”

“可笑！你爱我？”

“这个……不要问这么复杂的问题吧。”

“你爱不爱我？”

“好，我爱。”

“哪方面？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身体？”

“爱你的身体……”我无奈地道。

“好吧，你还算诚实。抱我吧。”

我搂她在怀里，让她的乳房紧紧贴我的胸前。她这段抢白。搞得我兴致失了一半，我揉一揉她的粉臀，正待重新酝酿，她突然轻轻推开我，伸出手抓住我的下身，道：“真的不是很大哦。”

“Please……”

“讲中文嘛，讨厌，知道你有文化，英文好。”

“好。我说，想让它变大，你早知道该怎么做了。”我颓然道。

“嗯，不错不错，就让你尝尝姑娘我的本事！”

她把头缩进被窝，片刻后，我马上就再次体会到今晚的选择是正确的，女孩的温柔和滋润，哪里是左右手和 DVD 光盘可以比拟的。

我们在床上肆意云雨，痛快地发泄，然后重新躺下，盖上毛巾被。

“刚才……想的什么？”她的呼吸还没有匀称。

“啊？”

“进入我的身体之前啊，想的什么？”

“没想什么啊。”

“你玩赖！你说了告诉我的！”

“好好，我想，我要进去了啊。就是这样。”

“哈哈……你真坏，这个不算。”

“这个怎么不算，这确实是我最后想的。”

“不行，你不诚实！”

“好吧，我想的是……能这样干，真好。”

“唔，是吗，我也是这样想的。”

“看来我们臭味相投。”

“拜托，那么多好词你不用。你才有臭味，人家身上都是香的。”

“屁股也是香的？”

“那当然，来，你闻一闻。”

“先不闻了，我要睡觉。”

“不许睡！”

“乖，让我睡。”

“不行……我想还要。”

“没有了！”

“讨厌，还要嘛！”

“说了没有！”

“你这人，真吝啬。”

“……”

“干嘛不说话？”

“困。”

“臭男人！不许睡！”

“我就睡！”

“好，我让你睡——”

“你要干嘛？”我睁开眼，出于条件反射躲开她半尺，但见她转过身背对着我，并没有从前惯用的小动作。

“哈哈，瞧给你吓的，说了让你睡，人家只是不理你而已啦。”

我无语，重新躺下，她又凑到我怀里。

“人家真的还想要嘛。”

“其实……人类进化都不太完美。”我打着哈欠说，“女人嘛，每月都要来例假。男人嘛，最惨，哺乳动物大多有阴茎骨的，人类就没有，对男人来说确实是不公平。最近有学说指出，阴茎骨的长度跟插入持续时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惜，再眼红，人类也只有海绵体。海绵体能跟骨头比么，我要是有根骨头在下面，你想要多久就给你多久。”

“哈哈，真变态……你懂的还不少嘛。”

“最近公司聚餐发了一本什么身体使用手册，上面写的。我在 Google 上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马达加斯加有一种狸，阴茎骨是体长的 1/6，一次做爱可以坚持 8 小时。”

“那么久……女孩子哪里受得了，后来痛也痛死了。我可不要。”

“你要也没用啊，那种狸不会跟人类做爱的。”

“为什么？”

“……”

“讨厌！”她用小拳头捶打我的胳膊。我不理她，她又伸开手抚摸我的背，悠悠道：“能做 8 小时，那雌性的狸也相当不容易啊。”

“嗯。可以想象。完了一定腰疼得要命，小腿抽筋，而且饿得眼花。”

“哈哈，一定一定。但是做完会很过瘾，很开心。”

“嗯。狸本来就开心，不像人类这么没趣。好了，我要睡了。”

“不行，不行，我还想听这种好玩的东西。”

“你当我是百科全书啊？”

“讨厌，给我讲嘛！”

“有一种旅鼠，生下小鼠后，只要两周就可以再怀孕。”

“真可怜……”

“可怜？这样才能生存。人类是退化了。”

“那你去当老鼠吧。”

“兔子也很厉害，每年可以怀孕 4 到 6 次。”

“是吗？干嘛生那么多孩子……我可不想生孩子。”

“以后也不想？”

“嗯……反正现在不想，以后再说吧。”

“好，我睡了。”

“不许睡，我还要！”

“我已经说了我不行了，你还要……”

“你真不行了？”

“不行了。”过了几秒，我又补充道：“让我睡两个小时再说。”

“两个小时？等不及！我现在就要！”

“你……”

“你不给我，我就喊。我放声喊了啊。”

“喊什么？”我莫名其妙道。

“哼哼。哎呀——好痛啊——不要——啊——痛啊——不要——”

她居然真放声大喊，倒不是说着玩的。

“喂！你……你疯了？你疯了是不是？这大半夜的，别人还睡不睡觉？”

“哼！痛啊——不要！不要——求求你——啊——啊不行了——不要——啊——太痛了——救命啊！”

“你给我闭嘴！”我大喊道。

她吓得一颤，住了嘴。我刚要再开口，门铃声响起来。她朝我扮个鬼脸，那透红的脸蛋在壁灯下显出撩人心弦的娇媚。

我起身问道：“外面是谁？”

“先生，我是服务生，您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新来的？没听说过你。”

“哦，是的，我前天来上班的。先生，方便开一下门吗？”

“怕是不方便。”

“哦……那，没什么事吧？”

“有事！”她拼命忍住笑意，“他老是想欺负我，笨手笨脚，弄得人家很痛。”

“哦……”那服务生大概是听出她在胡闹，立即开始调侃：“里面那位大哥，对待女孩子，哪有你这样用强的？小妹妹，你要是痛得不行，就别让他动你，用别的办法解决嘛——不一定现在就要进去的嘛。”

“你真是太体贴了，你大可不必这么热心，这份工才能做得长久。”我说。

“嘿嘿，嘿嘿，总之，烦请你们……别太大声，影响别的客人哪。”

“但是太痛了忍不住。”她说。

“那也……”

“好了，没事了。”我用手捂住她的嘴，对外面说，“你去忙吧。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

“哪里，那我下去了，你们好好休息。打扰了。”

“不客气。”

“憋死人家啦！”她用力从我的手下挣脱，夸张地喘息着，“你……你要杀人灭口啊？”

“你还想要是吧？我马上就给你。你这个鬼丫头！”

“嗯嗯，还要还要！早给我就好啦，何必这么麻烦呢。”她立即温柔起来，乖乖地坐直身子，用两个小酒窝表示着胜利的微笑，一副汝奈我何的样子，任由

白色的毛巾被从胸前缓缓滑落。我看着她，气不打一处来。

“要我帮你吗？”她扬起脸，柔声问。

“不必了。”

我把她扑倒在床上，吻她的胸部，她刚开始娇喘，我就用力顶了进去。她嗯了一声，皱紧眉头，随即又倔强地朝我笑。为了让她达到高潮，我忍得好不辛苦，一面做运动，一面强迫自己想不相关的问题，8小时是多少秒？人类体长的1/6是多少厘米？当我想到Google收购Youtube的时候，她终于攀上了顶峰，她紧紧地包容着我，我在她炽热的温暖之中倾泻而出。

末了，我像一块八爪鱼片，趴在她的身上。

“坏蛋，快起来，你压死我啦！”

“……”

她用尽吃奶的力气推开我，躺到我身边，说：“嗯……累死啦……这回真好。”

“……”

“你怎么不说话，抱着我吧。”

“让我睡觉吧。”

“不行，你快抱我！”

“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8岁。”

“……”

“怎么，不信？”

“我今年19岁，你信不信？”

“你？你起码大我10岁。都不应该问你喊叔叔。糟老头子！看看你身边，躺着性感的小美女，想要，随时都给你，你就是硬不起来。”

“……”

“硬不起来，就抱着我吧。抱紧一点。”

“你到底多大？”我不得不翻过身，抱紧了她。

“18岁！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就是我18岁生日。”她把头埋在我的胸前，隔了片刻又说，“你看不出来我的乳房还没发育完全？以我的身材，怎么可能连乳沟都看不出？”

“天生的。遗传。”

“哼哼，小瞧本姑娘，过几年你再来看我吧。让你大吃一惊。”

“嗯。好。我要睡觉了。”

“不许睡！”

“你讲不讲人权？”

“陪我说话嘛。除了我，你现在还和别的女孩睡觉？嘻嘻，我这样问是不是很傻。”

“倒是真没有，一般就来找你了。”

“不信！你能忍得住？”

“忍不住，我还有双手，还有几十张精选的A片，不会憋死的。”

“用手啊？那感受怎么样，有没有跟我做这样的——临场感？”

“没有……要用心想象。”

“但是也能达到高潮？”

“那是肯定的。”

“还是喜欢和真正的女孩一起做吧？”

“那是肯定的。”
“比如说我？”
“那是肯定的。”
“讨厌！”
“让我睡吧，求你。”
“那我还要一次！”
“你要了我的命吧。”
“唉……真没用。没有阴茎骨的男人哪！”

TEXT 3

早上我们又干了一次，但她在上面的动作太剧烈，我不一会儿就倒戈投降，她倒没有怪我，而是从枕头下摸出手机，停止秒表，拿给我看。上面显示着：2分钟 15秒。

我哭笑不得，又抱着她躺了一会儿，之后我们起身穿衣。刚刚穿戴整齐，就听到门铃声。

“找哪位？”我问。

没有回话，敲门声继续。我们对望一眼，她一脸问号，我走过去开门。

进来的是一个粗壮的汉子，不像城里人，但穿着西装，胡子至少一周没刮。我正不解，她对那汉子道：“咦？你怎么会来？”

那汉子挪了两步，回手带上门，找到一个椅子坐下，一言不发。

“嗯嗯，大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公。可惜是个哑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不会说话啦。你不会嘲笑他吧。”

“What?”

“老公。嗯嗯……这位是，大熊哥哥。”

那汉子支吾了一下，朝我点点头。

我从没想到她有个老公，还是个哑巴。面对这样一个男人，我刚刚和他的老婆亲热过，差一点被捉奸在床……这是何等尴尬！我若说我不知情，他肯相信？他为什么会来？我应该如何同他交流？这种事，大概这辈子也只能遇到一次。

她倒是很放得开，大方地说：“你们之间，不要有什么误会。”

我保持沉默，想起昨晚烧的水在保温瓶里还热，于是踱过去倒了三碗茶，端起其中一碗，递到那汉子身边。

“刚刚干过我的老婆？”那汉子突然发声道。

我这一惊可真非同小可，拿着茶碗的手一颤，热茶都洒在腿上。我怪叫一声，跳起来，狼狈地看着那汉子。

他们俩一起哈哈大笑。

“你……你不是……”

“我骗你的！你也当真！真是傻得有趣。我这么可爱的女孩，脸蛋漂亮，腿又细，乳房又坚挺，怎可能有个哑巴老公？”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已经为哑巴鸣不平。

“那么，就不逗你了，这是我哥哥。介绍你们，嗯，认识一下。”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这次是真的啦。”

“好吧。原来是兄妹……还真有点像……看走眼了。”我摇头道。

“哥，怎么找到这里来，有事？”

“呃……也没什么事，你几天没回家了，出来找一找你，怕你丢了。”

“我这么冰雪聪明，怎可能丢。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嗯。一直跟着你。”

“别撒谎了，回去再问你吧。那么，你们先坐，我去买点东西上来，吃了饭，我就跟你回去——对了，我不在的时候，不许欺负我的大熊哥哥。”

“嗯。好。”那汉子道，看样子很紧张。

“我说……”

“别说啦，等我去买东西。”她说着朝我一笑，拎着包走了出去。

那汉子起身去拿了另一碗茶，站在那里慢慢喝，直到她离开房关上门。

“嗯……请问，兄台怎么称呼？”

“我要 8 万。”

“What?”

“给我 8 万，现在就要！”他放下茶碗，转过身，看得出他非常激动，身体微微颤抖。

“你开玩笑？”

“没跟你开玩笑！”他上前来抓住我的衣领，推着我到墙边。

“我哪里有 8 万给你？”

他看着我，片刻后道：“我来的时候以为会抓到冯董。你叫什么，大熊？我知道你，你也很有钱。”

“Shit…谁跟你说我很有钱？你妹妹说的？你要 8 万干什么？要人民币？日元？你不是在说麻将吧？”

“少跟我扯皮！”他卡住我的脖子，我立即感到呼吸困难。

“好……好……咱们实话实说，我跟你妹妹有点关系，但我们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 8 万给你。不过你有什么难处，不妨说出来，如果不是太离谱，我看能不能从别的方面帮你点忙。”

“屁话！别的方面？当我是 3 岁小孩？”

“看得出来你不是。”

“8 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立即跟我下去，提款给我。”

“兄弟，你玩笑开大了，我有生之年都没挣到过 8 万元。”

他用另一只手伸进西服的口袋，掏出一个记事本，翻了几页，念道：“熊若明，男，29 岁，leveldown.cn 站长兼主编，是不是你？”

“Shit…”

“是不是你？你还敢说你没钱？”

“当然敢……你先告诉我，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小静对男人不在意，我在背后都会查清楚。没有点实力的男人，岂容他染指我妹妹。”

“你……你……你把你妹妹当成什么？你诈骗钱财的工具？”

“难道她不是？在你们这些狗男人眼里。你爱我妹妹吗？”

“我……”

“我不想听你撒谎，给我 8 万，一分也不能少。我急用钱！”

“兄弟，你……真是个粗人。”

“你什么意思？”

“先不说别的。你既然知道 leveldown.cn，怎么不去看一看，你以为那是什

么站，新浪？百度？所谓站长，你知道，只要被称为站长，他就一定是个穷光蛋——真正有钱的站长，都叫总裁，叫 CEO……你几时听说过有人问丁磊或者马云喊站长的？我只是给我的老板打工而已。”

“你胡扯！”

“这就更说明你的无知了。”

“你信不信我捅了你？”

“你这个样子也能骗到钱？我怀疑你成功过没有。”

“妈的。”他说。

看来，我激怒了他。

他摸出一把刀，想也不想就插进了我的大腿。

我痛得一声闷哼，本能地挣扎，不知哪里生出的力气推开了他。

“对对……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你说什么？”我看着他，感到一阵眩晕。

被这样一个人弄伤，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我用手按住伤口，血还在涌出。

“打……120。”我说。

“好，好……怎么……怎么拨号？我是说……要不要拨长途区号。不是……我是说……要不要拨外线的号。”

“你帮我把的手机拿过来吧。在枕头旁边。你的刀干净不干净？”我靠着墙坐在地上，忍着痛楚把腿伸直。

“啊？干净，干净，刚买的。新的。”他迅速找到我的手机，递回给我。

“你可真有种。这样的事，你干过多少次？”

“这是……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是不是……是不是很痛？感觉怎么样？”

“痛倒还好。关键是要止血。”我伸手从床上扯过昨晚盖的毛巾被，笨手笨脚地包在伤口周围。血马上就沁透了毛巾被。

“没有……8万……我……我就完了……”他自顾嘟囔着。

“我要是失血过多死在这里，你就是过失杀人……不不不，故意杀人。”我说着拨通了急救中心。

“我没有！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他吼道。

“好好好，你不是故意的。嘘……别说话，喂，你好……我……腿上中了一刀，止不住血，麻烦来一辆救护车……”

他安静下来，抱着头蹲下，不敢看我。

为了防止意外，我又喊了两个服务生上来，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我和他都保持沉默，服务生不顾我的阻拦，报了警。

我感到体内的血压在下降，昏昏欲睡，警察还没到，救护车先来了。

在医院里，这个捅了我一刀的男人帮我忙前忙后，后来不知哪里去了。医院帮我做了处理，幸而那一刀没有伤及大动脉，医生给我看了诊断书，要求我住院，我拒绝了。警察来问了我一些问题，我照实回答。

我在观察室输血的时候，她赶来了。这时候已经接近中午。

“你怎么会……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哥没告诉你？”

“我哥说，有人闯进屋来，捅了你。谁会来捅你一刀呢，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说老实话。”我知道，她的哥哥撒了一个以自己的智商所能想到的极其拙劣的谎。

“唉，”她气得跺脚，“他真是个笨蛋，看着坏人欺负你都不帮忙！”

“是……可不是么。”

“唉。还痛么？好可怜。”她轻轻吻我的额头，像在关爱她的小孩。

“很痛，比你那个时候痛多了。”

“嗯？哈哈，不可能，我才不信。我找一把刀，马上可以体会你的腿伤，你可没机会感受处女的第一次。”

小护士在旁边吃吃地笑，夹起一些文件，推着车子出去了。

“你说那个护士是处女吗？”

“应该不是吧。你哥现在在哪里？”我转换了话题。

“被公安叫去询问啦。”

“嗯……他……是不是急用一笔钱？”

“他怎么可能不急用钱，他要是不用钱，我就不愁啦。”

“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他……他是不是……问你要钱……你拿不出……他就……就……”她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你……你……你想到哪去了。”我居然出口否认，连我自己也有点惊讶，或许我是怕她得知真相会难过，但这又能瞒得几时。

“真的……真的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但是……没人看到谁进了房间啊。真奇怪。”

“也许是我自己捅了自己。”

“你……你还开玩笑！捅你的人，长得什么样？多大年纪？可是我认识的？”

“这些留给公安去关心吧。”

“会不会是……”

“别猜了，你不会再猜中了。”

“嗯，好吧。”她踌躇着坐下，眼角眉梢都是关怀的神色，没注意我刚才的话里还有个“再”字。

我望着吊瓶内的血浆，想不出什么话题。

“唉，不说我哥哥啦，咱们说点别的。”她握住我的手，“你说，如果我想嫁给你，你会不会要我？”

“这……不知道。”

“送上门来的美女，年纪又小，身材也好，你都不要？”

“我不是不要……”

“那就是要咯？”

“倒是很想要……”

“那你……你到底要不要我！就回答一个字！”

“我……”

“唉，算啦，不为难你。你不要我，我也嫁得出去。”

“那是那是。”我说不上是松了一口气还是微微惋惜。

“实际上，我已经要结婚了。”

“你？结婚？这回老公该是聋子了吧？”

“讨厌！不许你胡说！”

“好吧。你不是才 18 岁？”

“看你，总是怀疑我的年龄。”她掏出钱包，从里面摸出一张身份证，递给我，道：“喏，自己看。”

我首先看到的是她的芳名：郁静。身份证上，她的相片一看便知还是个学生，编码的生日部分印着：19880609。现在是 2006 年。

“那么，结婚的事？”

“他是个有钱人。”

“哦。我差不多明白了。对了，他姓冯？”

“咦？你怎么会知道？”

“你哥说的。”

“他这个坏蛋！什么都说！”

“他只提了冯董两个字。”

“他叫冯江，是平江集团的董事长。”

“哦。久仰大名。”

“你也知道他？”

“有耳闻。”

“哈哈，你怕不怕？”

“我回去说，我和冯江的未婚妻子有染，想必也没人相信。”

“瞧你说的。要是给他知道，你就倒霉啦。”

“我已经很倒霉了。你认为冯江不知道我和你这样胡闹？”

“当然不知道，不然怎可能任你欺负我！”

“我的看法是，你瞒不过这种级别的人物。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已经知道，出于某种原因没采取行动，二是暂时不知道，即将知道。”

“真的吗？那你怕不怕？”

“我觉得你在玩火。不知道你还瞒着我什么。”

“我不是正在跟你坦白，哪里还会瞒你。我老公意思是——哈，这么说有点肉麻——就先跟我办了婚礼，然后，你知道，上了我，再然后，就是随时想要就可以上我。就这么简单。他就是想干我，和所有的男人一样。但他可以给我很多。我年轻，脸蛋漂亮……”

“乳房坚挺。”我顺着她的话接道。

“嗯，不过现在还没有发育完全，到时候会更坚挺的。可惜，八成你以后看不到啦。”

“真是遗憾。不知道你的小屁股还会不会再变大，现在真的有点小。”

“胡说！”她下意识地用双手摸了摸自己的臀部，“哪里小了，根本就不小！”

“好好，不小。”

“真的小吗？你说心里话？”

“不小不小。刚刚好。”

“讨厌……对了，我们干了这么多次，对我的技巧可满意？”

“满意。越来越纯熟。”

“嗯，我拼命从别处学来服侍你，臭小子，你赚大啦。”

“那是那是。”

“你说我会不会让我未来的……老公……满意？”

“会吧。你确信冯江是要娶你，不是打算以另外一些形式跟你在一起？”

“包我做他的二奶？他跟他老婆离婚啦。”

“为了你？如果冯董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却知道你……you know……”

“知道我不是处女？那我就让他去找你的麻烦啦。”

“……”

“放心，我不会供出你。不是处女又怎么样，我会那么多体位，又懂得情调，舌头又甜又软，想来他会满意啦。”

“……”

“你哑了？”

“我不是跟你讨论处女的问题，我是说，以冯江的身份，肯明媒正娶你，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肯定是爱你，不然怎么可能跟你结婚，一半财产的所有权，你当是开玩笑？你在外面跟我胡混，对得起他吗？”

“啧啧，你把天下男人都看得跟你一样傻。”

“此话怎讲？”

“他连所谓的婚礼，都是要秘密举行的，只是为了糊弄我，以为我不知道么！”

“秘密举行婚礼？”

“还有其它的问题，懒得说给你听了。”

“人混到他这种地位，感情上的事，务必要小心谨慎，更何况是和一个 18 岁的小女孩。万一问题出在你这里，你不理解他，就是不珍惜你自己的天堂一样的前程。”

“瞧你说的，还那么多修辞。我就是不理解他。新婚的夜里，我跑出来跟你睡，如何？”

“你能跑得出来，我愿意奉陪。”

“那你是希望他不管我，还是希望他爱我？”

“我……希望他爱你。”

“真是个窝囊的好男人。可惜没胆子，又没钱。”

“胆子还是稍有一点的。”我被她说得脸红。

“那你以后敢偷偷跟我约会？不怕被他抓到了，杀你灭口？”

“你有了老公，我当然就……”

“就不敢了，对不对？”

“其实挺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好酸……唉，不知道会不会幸福。”

“会的。我和冯江的区别是，我没钱，他有钱。至于爱本身，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爱都是一样的？你是说一样做？”

“爱情也是一样的，有钱人除了爱情，还可以给你更多。并不是你想的，有钱人就不看重爱情。”

“你真的这么单纯？我现在有点相信你是 19 岁了。带了身份证？给本姑娘看看。”

“没带。”

“你真的觉得他爱我？”

“我也不知道。想必是如此。但愿是如此。”

“你就会替男人说话。想干我和爱我可不一样，我再傻，还是分辨得出。这个冯董，大我 22 岁，我和他之间哪有得交流，怎么会有爱？你呢，介于爱我和想干我之间吧。两个月以前，分手的那个男孩，他才是爱我。”

“未必这么绝对。”

“你可知道，我的第一次，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会哭？”

“因为身上痛，还有，不是和你爱的男人？”

“嗯。自然是很痛，超级痛，像火烧一样，但是那也不至于哭。哭嘛，就是因为我最爱的男孩不要我了，那个晚上，我本来是为了他在旅店开的房，可他说如果不能娶我做妻子，就不要我的身体。他一离开，我就决定把自己随便给了哪个男人都好，总之我不要再做处女，因为我不配。你进入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也许一个人在难过吧。你想，对女孩子来说，这么重要的事，初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男人不会是未来的老公，真正爱自己的人已经不会再回来啦，你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哪能不哭的。”

“嗯。我也觉得，你哭得有理。如果……那天晚上送你回旅馆人不是我，换作别的男人，无论是谁，你也会跟他做爱，一直到今天？”

“嗯，其实也不会吧。只是看你比较顺眼，才跟你这么久嘛。那天晚上看你一个人坐在那儿，不去里面吃药丸，也不在池子里跳舞，只是坐着，傻得可爱。”

“原来如此。”

“现在心里面，有一点平衡了？”

“有一点点。”

“那天晚上，你在酒吧里，一个人坐着，在想什么？”

“不记得了。”

“真的？”

“真的。不记得了。”

“可是和女人有关系？你有过非常非常爱的女人吗？”

“年轻的时候？有过吧，也许。”

“瞧你说的，你现在也不老吧。已经自暴自弃了？”

“现在？圈子小，工作忙，生活一团糟，加上不怎么相信爱情，我这样的男人不会再有春天了。”

“说的也是……那你可以先手淫嘛，将就一下啦，也许有不懂事的女孩屈就你，那就来者不拒，熬到40岁，有了钱有了时间，再来找像今天我这样的女孩子。不也是个办法？”

“你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

她剥开一个桔子，喂我吃了几瓣，剩下的放进自己嘴里。

“年轻时候，遇到的真爱呢，说出来听听。”

“都很浅显，不说也罢。”

“还是说吧，我想听听。”她又剥开一个桔子，送到我口中。

“好吧，看在平江集团老总的未婚妻子喂我吃桔子的份上，让我想一想。”

“讨厌！”

“之前，有过一个女孩。有一段日子，我们彼此相爱。形影不离。我闲下来就联系她，去哪儿都想带上她。后来我们租的房子，搬到一起住。我们从来都是只穿一件外套，里面什么都没有，从来不穿内衣。随便什么时候，有时候她正在做饭，我走过去掀开她的长裙，她就踮起脚任我入侵，那次她还烫伤了手，忍到最后才告诉我。有时候我们在洗衣机上，有时候在阳台，没有约束，哪里都可以亲热。有一次带她去温泉，我们夜里出来，在酒泉的池子里做爱，还被罚了款。呵呵。她那时候跟你差不多大，我们从来不讨论前途，不关心未来，甚至不工作。她以为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我也以为我会娶她，可惜后来还是分开了。”

“为什么？”

“你相信么，我已经忘了原因。第二天要走，之前的晚上，我回到房子里，我们脱光在床上，无论怎么努力，她尝试了一切办法帮我，都不行，我就是没反应，吃了两粒 VIAGRA，还是完全不行。最后只有穿上衣服，她送我离开。我们彼此说再见，然后她回去，过了几秒又打开门探出头来，默默看着我。我们再道别，她一会儿又开门，跑出来，我们拥抱，她说以后会想我，我说什么来着，现在已经忘了，都是随口编出来安慰她的鬼话。我们抱着，直到错过两次电梯。后来我走进电梯，她看着电梯的门关上，电梯下降的那个瞬间，我听见她痛哭的声音。我走了很远，才发现自己其实也在哭，可能早就在哭，只是才发现。”

“那样难过，还要分手？”

“你现在问我，我答不上来为什么。我只是觉得，隐约觉得，我跟她之间或许是真爱，可惜还没开始接受生活的考验，就散了。现在想那些事，再回到那种坦诚相爱状态，已经不可能了。人就像一张画纸，不断被油墨污染，没法再回到最初。无论拿什么去换。”

“不会再那样爱一个女孩了？”

“肯定不会了。”

“那我是无论如何没指望啦。”

“其实你让我找到一点从前的感觉，好像在做爱以外，还有一点淡淡的情意，可是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很纯的感情里面，不顾一切去爱一个女孩，我失去这种能力了，我已经被现实俘虏，得了不治之症。现在的我，只剩下欲望，追求一时的快乐，然后回办公室干活儿。”

“真可怜。”

“比我可怜的现代人都比比皆是。”

“有没有想过，找个了解你的女孩？”

“呵呵，想过，不过后来又想，我也没什么值得了解的，也没什么可了解的。很空洞的一个人。”

“所以你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现在什么样子？”

“就是……反正很猥琐。”

“这个词太打击我了。”

“哈哈，自尊心那么强，我说说而已啦，你也不是太猥琐，一般猥琐吧，只是。在我认识的男人里，你还是不错的。”

“呵呵……”

“郁静小姐，方便出来一下吗，外面有人找。”一个护士推门说。

“哦。你等着我，不许跑。”

“放心。我暂时还跑不了。”

她拍一拍我的手臂，起身随那护士出去了。

TEXT 4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她没有出现，一个黑衣人走了进来。

这人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无论扮相还是长相都像极了周星驰。有一瞬间，我还以为是真的星爷误闯进来。

“没错，大家都说我像周星驰。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差点把我当成他。”

“那你是？星爷的替身？”

“呵呵，不是。你不用管我是谁了。我替冯董办事。本来没打算今天跟你见面，既然你刚刚已经知情，那就了断一下吧。你们的关系，冯董是一个月以前知道的。这个事情，冯董交给我来全权处理。开始我打算从生理上帮你解决你的困难，后半辈子你就不会再想女人。后来开始了解你，你们之间很多对话我都听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犹豫，没下手。念在你刚才没说我们冯董坏话，且一直以来不知所以然的份上，现决定，对你的宫刑改为经济处罚。你看怎么样？”

“随便吧。”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感觉。

“你现在所有存款加起来，一共多少？”

“除去债务，两万多吧。人民币。”

“买房了？”

“还没有。”

“那你怎么混的？”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黑衣人面露错愕的表情，随即哑然失笑，“两万多有什么可罚的……那就还是改回体罚吧。”

“你要怎样？”

黑衣人解开钥匙链，从上面取下一把多功能瑞士军刀，打开螺旋开瓶器，走到我身旁。

“看样子左腿伤的不轻，把右腿放平。”他说。

“你要干什么？”

“明知故问。你逃得初一躲不过十五，别反抗了。”

“何苦呢。”照着他说的把右腿伸直，心里哀叹命运多桀。

“已经很便宜你了。”

我闭上眼，撕裂般的疼痛立刻钻心而至，我无法自制，放声大喊，他用手按住我的嘴。

剧痛过后，他放开我，瑞士军刀还插在我的腿上，刀柄上集成着许多其它部件，异常沉重，坠在一旁，血从上面一滴一滴淌下。

“我去洗下手，你别动，不要叫护士来。”

我的额头躺下汗珠，我用手背擦掉不自禁淌出的眼泪，我拼命忍耐着腿上的伤痛，咬牙坚持。

过了顶多一分钟，他回来了。

“别怕，这个位置不会让你失血太多。感觉你还是可以明事理的，跟你聊两句。”

“说吧……我……洗耳恭听。”

“你是个聪明人，如果有钱，你会如虎添翼，像郁静这样的女孩也可以适当地搞。可是你没有钱。没钱，就别乱动坏心思。你应该去搞 30 到 40 岁之间的女人。想搞 20 到 30 岁的，走狗屎运也可以吧。18 岁的，你开玩笑啊？哪有你这样乱谈恋爱的，不尊重资源分配的规律。冯董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天天为公司的事情心力交瘁，哪有时间寻找真正心仪的女人，现在集团状况不错，下面的人都挺管事儿，冯董抽空，想补偿一下当年的遗憾，人嘛，都是这么回事，都有同样的欲望。说说你，你 29 岁才挣到 2 万块钱，也忒丢人了吧？你也不急？还在女人堆里胡混？也挺奇怪的，居然有女人跟你。我们谈话的这段时间，冯董就可以赚 200 万来。小伙子，说实在话，你抢冯董的女人，我还留你的命根在，真的是很欣赏你了。换个人，现在的对话应该是在 ICU 进行的……你看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

“冯董……真要娶小静？”

“无可奉告。”

“你会不会伤害她？”

“不瞒你说，冯董原来确实挺喜欢这个妞，她在外面这样搞，冯董一直挺犹豫，看不过去，又不想约束她。现在嘛……你要是冯董，你打算怎么做？让我参考一下。”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不会伤害她，不会逼她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给她钱，养着她，然后看她跟别的男人上床？或者，干脆放弃这个小妞？呵呵，你小子思维确实挺特别的，无怪乎你挣不到钱。”

“她只有 18 岁，还没完成学业，强加一种命运给她，对她不公平。”

“你完成学业了，你走的路是最好的选择？想必这个世界对你很公平，没人伤害过你，也没人逼你做过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走到今天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错的。她被迫做出的选择，说不定是对的。”

“何以见得？”

“你不了解她下了床之后面临什么。你只看到她的美貌，看到她年幼无知，你忘了，这个世界是不保护弱者的。这个世界赐给她一个疯狂的哥哥，允许她认识很多你这样的男人，然后把她扔进狼群里。”

“你说……”

“再之后，这个世界躲在一旁看她的笑话。后来冯董出现了。冯董写过一个故事，洛莉塔受到世界的诅咒，成为恶魔的甜点，洛莉塔联盟的英雄在恶魔正餐结束前的最后一刻，赶到恶魔餐厅，跟恶魔的水果叉子一番恶战，终于救了洛莉塔。英雄重伤不治，洛莉塔嫁给了英雄的后人。洛莉塔重获新生是人为的，不是天意。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赋予洛莉塔新的命运。”

“……”

“怎么？”

“好像不太靠谱。”

“我在新加坡读硕士的时候，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听，他们都说很不错。”

“你……读硕士？”

“没读完就跟着冯董经商了。冯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成功男人，见识过人。小静现在的态度，不过是因为她跟冯董接触少。至于你，你千万别自命不凡，你跟冯董比，抽象的高度，你还没有冯董的皮鞋跟高。”

“这个比喻很有新意。”

“可惜啊，故事的结局本来是，洛莉塔嫁给英雄的后人，而不应该是，跟其它的男人胡搞。”

“能让我先处理一下伤口么？”我腿上挂着瑞士军刀的伤处越来越痛，已经接近我能忍受的极限。

“好，不多说了，我走了。顺便帮你喊医生。你腿上的刀值一千多块，拔下来擦干净留着用吧。送给你了，当作纪念。”

“等一下……”

黑衣人摆摆手，转身便走，片刻也没再耽搁。

一小时后，我右腿的伤口也被处理妥当，一个性感的小护士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问我是不是有自残倾向，我刚要回答，她就被一旁的护士长狠狠骂了一顿。

我躺在病床上被推出手术室，看到郁静在等待席上远远地看着我，我们目光相交，她垂下头，起身离开。我喊她，她不答应，片刻就消失在医院之外。

从那以后，到今天，我都没有再联系到她，她的手机关机，我又不知道任何别的联系方式。后来我架着双拐去了几次那家旅店的 303 房，自然也是失望而归。

因为双腿都有伤，我不得不同意住院两天。夜里，我思索再三，拨通了公司设计部主任张鸿的电话。

第二天一早，张鸿提了一篮水果来看我。

他把水果放在我的床头，我先开口了。

“张鸿，我答应你，我辞职。”

他显然没料到，闻言一惊，尴尬地看着我。

“其实你犯不着这样做。”我用自嘲的语气说。

“你……”

“我知道是你把我和小静的事情告诉了冯江。我还知道是你教唆小静的哥哥问我要钱。只是为了逼我辞职，你何必费这么大的心机。”

“你……”

“坐吧。”

他缓缓坐下，看样子不知道该不该开口，似乎也没想清楚要承认还是否认。

“其实我并不怪你背后捅刀子。即使你不那样做，我和小静最后可能也是这个结果，但你不厚道的是，你应该早知道小静和冯江的关系，却不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是我的？”张鸿沉默了片刻后道。

“呵呵，我猜的。你这么快就承认了？”

“你……”

“呵呵，我猜也是有依据的。我好歹是网络部的管事，办公室里也有十来号弟兄，你背后查我和小静，我总该有点耳闻吧。公司的电子邮件统一用网络部的 SMTP，系统会报告所有新增的出站邮件地址，印象里有发往平江集团的。当时挺奇怪，昨天冯江的手下来找我麻烦，说是一个月之前知道的，我马上就猜到原委。”

“或许……你冤枉了我。”

“是么？你劝我辞职，当时我没听你的，你说给我两周时间考虑，不然我会后悔，我现在确实有点后悔。你有什么冤情？说来听听？”

“不错，你拒绝辞职，我们非常不爽。我背后调查郁静，发现她和冯江的关系，就发邮件给冯江，说我知道郁静有一个相好的男朋友。邮件里就这么一句话。发出去之后，我立刻后悔，没想到冯江回了邮件，约我见面，我拒绝。他又发邮件，说可以付费给我，甚至先付费，要求我说出这个人。我回信说，我看错了，那只是她一个很普通的朋友，他就没再回。你有本事，可以去查邮件原文，全部的往来，就是这些。”

“我要是你，起码不会用公司的信箱发邮件。邮件的自动签名有我们公司的广告，有发信部门的电话和相关的联系人……”

“这些我都检查过，签名我删掉了。”

“你在哪里删的？你有权限删除么？这些信息，是邮件发出时自动追加的。”

“我……这个还真不知道……冯江……凭那些信息就找到了你？”

“你太低估一个集团董事长的智商了。如果这样还不能发现我，冯江还做什么董事长，干脆来我们公司做设计部主任算了。”

张鸿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对不起。”他看着我的双腿说。

“It's OK. 我决定辞职了，遂了你的意思。小静哥哥那儿，关于我的消息，也都是你说的吧。这个是完全凭空猜测，错了你别怪我。”

“是我说的。有一次我跟踪你和小静，他也在跟踪，被他碰到，我就实话实说了。他哥哥好像神经不太正常，问我有没有钱可以给他，我向他推荐你。”

“你可真行。为了……”

“对，就是为了让让你辞职。”张鸿看似突然下了决心，续道：“因为有你在，我们都要喝西北风。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大家，为公司。”

“你这个论调，我听了一百遍。”

“那也无妨今天多听一遍。你们网络部今年花了公司 320 万人民币，没挣来 1 分钱。我们设计部、影像部、广告部、平媒部、发行部，拼命赚钱，你知道我们设计部的员工都是女孩子，即使来例假的时候也要连熬几个通宵，最后身体撑不住，男朋友找到公司来打碎我的眼镜，我还要赔笑脸。我们这么拼命挣钱，连年终奖都给扣下，全在你这儿打了水漂。”

“大家都一样，我们网络部难道不是 365 天无休？那钱不是打水漂，是为了未来。网络化……”

“网络化个屁！未来？人总要先活着，才有未来吧。死人有什么未来可言？”

“我们不是都还活着么？”

“可是活得猪狗不如！猪和狗还可以睡觉，我们是什么？老板赚钱的机器？机器还得歇一歇上点油，我们连这个时间都没有。如此折腾，赚来的钱，都扔进你们部门的无底洞里。320 万啊，熊若明！”

“我跟你没法交流。”

“屁。你就是不把钱当钱花。我早看得出你花钱大手大脚。郁静身上，就我所知，你花了至少 1 万块钱。那是你的钱，你不当钱花，我管不着。公司的钱，你……你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啊？你只关心你自己的两亩三分地？老陈父亲重病，他雇人去照顾，自己给你们跑服务器的事，现在小王胃病在住院，医院里还要撑着身体赶稿……”

“别列举这些了，拜托……”

“好。两年了，大家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多少人在拼命，几乎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即便如此，公司都没钱回报给他们，钱哪去了？熊若明，不能说你没有业绩，不错，你做得不错，两年时间，现在赶上对手了，可是他妈人家达到这个水准只用了 50 万，你干嘛要用 320 万啊？值么？肖总错在太信任你，由着你折腾，结果就是今天这个地步。”

“唉……”

“你叹什么气？你名利双收，还泡着一个 18 岁的小妹妹，你还有什么不爽的？”

“呵呵，我的名，就是一个打工的站长。利，我现在的存款不是公司最少的，怕也是倒数。那个 18 岁的小妹妹，显然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我凭什么不能叹气？”

“少来这一套吧。”

“那你接着说。今天让你说过瘾。”

“公司培养你这么多年，你也不是一点功劳没有，逼你走吧，是有点可惜，用肖总的话说，那样不道德。留下你吧，你……今年又申请了 120 万的投资？肖

总差点又要批，你这个破网站……留下你，我们全公司都要去喝西北风。我们私下里跟肖总谈过，肖总开始态度很坚决，不接受你走，毕竟苦心栽培你这么多年，但现在，也不得不接受现实了。当时培养你，因为公司里没人能做这件事，现在能替代你的大有人在。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知道是谁？”

“赵蕾？”

“啧啧！一猜就中，还以为你看不起女人。”

“那哪能。”

“其实赵蕾对你还有点意思，可惜你从来不重视她的意见。”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每天在办公室都干什么？”

“你的自大和固执，公司里不是瞎子都看得到。不过，我们这样逼你辞职，挺对不住你，但是不得不如此。希望你理解。”

“我理解。为了网站，我……算了，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

“你不用说什么。你们在花大价钱、花大精力，做一项根本得不到回报的无用的工作。现在行业竞争如此激烈，你们把所有的力量都浪费在不知所谓的泡沫里。咱们就说，你未来想靠什么盈利，广告？就我们这个行业，广告费还不够给你们那十来号人发工资的。出售？即便你卖个好价钱，先期数百万的投资也不值！这些钱，花在其它业务上，早就翻几倍赚回来了！”

“这些账，我和肖总早就算过。你操这个心，不如去搞好你的设计。”

“别装孙子了！你知道不知道，达到你定的本财年目标，赵蕾只要 20 万资金，是你的 1/6。各方面运筹都很完善。你走之前，还有机会看看她的计划。”

“不看也罢。每个人有自己的做事风格，达到同样的目标可能有内伤，也可能没有。”

“你的风格就是要大家都喝西北风。”

“你没必要再挖苦我了。”

“你还有一条路，就是退居二线，至少不能再掌握网络部财政。”

“谢谢，我不想走这条路。”

“那你就只剩下一条路。后人提起你，还算半个有功之臣，虽然花销太高——否则，整个企业迟早被你拖垮。你走人，为了你自己，为了公司，为了公司里从早忙到晚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的员工们。”

“我已经决定走了，你不用再重复提醒我。赵蕾是个有想法的女孩，或者能办到一些我办不到的事情，替我祝她好运。我想歇一歇，找个小县城，租房住下，每天吃饭，跟左右手做爱，看看书，睡觉。过这种简单生活，花着我那点存款，慢慢找工作。我离开，不是因为你的感化，是因为我累了。公司里拼命的职员们，他们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拿着一点可以满足眼前需要的福利，看着市场缩小，前途一片暗淡。你的鼠目，只能看到寸光。”

“一个每天想着手淫的站长或许目光更长远一些，也未可知。”

“是的，的确比你更长远一些，有时候。顺便问，你不手淫吗？”

“你还有个毛病是喜欢把大家带着面具做的事情挑明了说，以为这样可以显示你的坦白？”

“随口问一句，呵呵，不用上纲上线吧。”

“好，你继续自鸣得意吧。那我就告辞了，我期待着你的辞职报告。”张鸿站起来说。

“不送。”

三日后，我递交了辞呈，肖总和网络部的同事们来挽留，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等我可以站起来的时候，我来到窗边，拉开白色的窗帘。

我看着街上的人流。看着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从我的窗下经过的人。他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他爱着谁，或者谁爱着他？他很有钱？过得好不好？他有什么人生的目标？他能不能用 20 万投资做到我要 120 万才能做到的事情？他一周做几次爱，可曾手淫？手淫时，会不会有罪恶感？之后会不会感到空虚？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要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了。

我从合租的楼房里搬出来，离开城市，搬进一个小镇的地下室。我也不能再播放“东亚中出精粹”系列 A 片，因为我卖掉了电脑。现在，我兼职给一家小网络公司做策划。只要在网吧里写几天文档，就可以拿到每月 800 元的薪水，足够在这个小地方花上一个月了。

最近，那间地下室的房东的女儿男朋友跟我下棋时，约我为他们的 BBS 写篇恋爱指南，面向青少年——要简单易懂，有适度的色情描写，要亲身经历，不准生编硬造，跟金钱有瓜葛为佳，结局最好是悲剧。这个幽默的题目把我逗笑了，事关房租，我答应了他。

提起笔，如我所料，所有的年少清纯、所有的真情实意，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只剩下被揉碎的悲伤和日渐麻木的触觉。人变得复杂，世界也在变冷，简单的温暖越来越少被梦见。

有时想起她，又想起更多的“她”，那些跟我有过交往的女孩子们，不知此刻她们在忙什么，过得好不好。有时我坐在颠簸的大篷车里，看着小镇上安详的民居和喧嚣的路边摊从两旁掠过，身后是一片尘土飞扬。

我的故事讲完了。

如转载请注明出处和原载媒体；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HDDCN.net

Last Update 080605